

1942年,苏联情报部门从英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关于铀问题的文件资料。由于无人能看懂,这些材料被放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险箱里藏了一年多,无人读过。根据现有的档案文件看,1942年5—6月,斯大林收到了原子弹问题的简要报告,看后定夺:“应当搞这件事。”

前苏联试爆首颗原子弹秘闻

斯大林对美原子弹没“兴趣”

1942年秋天,一些物理学家被召到莫斯科参加咨询会议。他们接受的任务是:就恢复对原子弹的研究和出于军事目的使用原子弹必须展开哪些具体工作起草一个报告。一批较年轻的原子弹专家在秋天被召到莫斯科,他们是弗廖罗夫、库尔恰托夫、基科因、阿里汗诺夫和哈里顿。

1943年3月10日,斯大林签署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任命库尔恰托夫担任苏联原子能利用工作委员会学术领导人的决定。库尔恰托夫需要对237份学术情报资料做出鉴定结论。库尔恰托夫不仅做出了鉴定分析,且开列了一份“希望从国外得到的情报资料”清单,并请求按照这份清单“给情报部门下达任务指示”。1943年4月12日,根据苏联科学院的决定,库尔恰托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秘密的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所长,出于保密考虑给这个研究所取了个代号叫做“2号实验室”。

尽管苏联情报部门继续向苏联物理学家们提供大量的情报资料,但是苏联在这方面的工作起色不大,原因很简单:苏联国内没有铀。

盟军在欧洲登陆之后,2号实验室组建的“缴获”铀小分队比美国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晚了一些。但是在柏林,他们找到了德国的里尔教授,他是德国生产纯金属铀的主要专家,他自愿帮助自己的苏联同行们。里尔将苏联科学家们带到了奥拉宁堡,德国生产用于反应堆的纯铀的主要工厂就在这里。

他们在德国的另一座城市又找到了铀原料和铀氧化物仓库,在那里发现了约100吨的铀氧化物,接着他们在德国的另一个小城镇又找到了12吨铀。1945年

7月里尔以及随他一道来到莫斯科的几名德国工程师开始把莫斯科州诺金斯克的“电炉钢”工厂改装成铀工厂。1945年底,这里已经开始把铀氧化物提炼加工成纯金属铀。第一批浇铸的金属铀于1946年1月开始进入2号实验室,并用于装配石墨试验反应堆。

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45年7月16日,即波茨坦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成功。7月24日,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结束之后装作漫不经心地向斯大林介绍说,美国研制了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可他绝口不提“原子弹”这几个字。出乎他的预料,斯大林似乎对杜鲁门说的这一消息丝毫不感兴趣,以至于丘吉尔私下对杜鲁门说:苏联领导人根本“不理解”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而事实上,斯大林早在三天前,就已经通过苏联情报部门获悉了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

神秘的“665 工程建筑公司”

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9887号决议,国防委员会成立了新机构“特别委员会”,全面领导原子能利用方面的一切工作,之后成立了执行机构——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总局。大批科研、设计、规划、建筑和工业企业及机构转归第一总局节制,库尔恰托夫领导的原子能研究中心也从科学院转归第一总局领导,对外情报部门的科技局也听命于第一总局调遣。

一直到1947年,第一批苏联本国的铀才从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纳巴德化学原料开采加工公司运来。在原子能劳改营系统内,人们只知道这个公司叫做“665工程建筑公司”,铀开采地点一直被保密到1990年。

第一个工业反应堆和放射化学工厂“灯塔”,在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往北100公里克什特姆市附近开始投建。反应堆的工程项目由化学机器制造研究院院长多列扎利负责;将铀充填到反应堆里则由库尔恰托夫负责;整个中心,即后来闻名遐迩的“原子城”车里雅宾斯克-40的建设工作,由第一总局局长万尼科夫负责,建设规模非常宏大。

1947年,又有三个“原子城”破土动工:两个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这两个“原子城”负责对铀同位素进行工业分解;一个在高加索州,这个“原子城”负责制造钚弹和铀弹。负责这些工程项目的科学家现在都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而在当时,他们的名字是保密的。

1948年夏天,反应堆才开始工作。苏联所收集到的铀,包括原先被淘汰、剔除的有缺陷的、含有杂质的铀块,全部都被充填进反应堆里了,这在后来导致了一些铀块“膨胀起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和反应堆最终停止工作。负责修理的工作人员时常遭受过度的辐射。“灯塔”放射化学工厂开始从“烧尽了的”铀块中分解钚,由于没有等到短衰期的铀分裂物完全衰变,放射化学家遭受了过度的辐射。另外,“灯塔”放射化学工厂的废料流入一条叫“捷恰”的小河,导致当地大批农民患上了辐射病。

1949年6月,苏联才积聚了10公斤钚。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爆成功。根据从来都未曾公开过的最高苏维埃的命令,一大批参加了制造苏联原子弹的人员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奖赏,荣获最高奖赏——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的科学家是库尔恰托夫、弗廖罗夫、哈里顿、晓尔金和多列扎利。 (据《学习时报》)

美国用原子弹炸日本主因

硫磺岛,是一座由火山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火山岛。其南部的折钵山是一座尚未完全冷却的死火山,如今终年还喷发着雾气,致使硫磺味弥漫全岛。硫磺岛也因此得名。

硫磺岛虽是弹丸小岛,却处在战略要津——北距东京1080千米,南距关岛1130千米,几乎是东京和美国属地塞班岛的中央。如此独特的战略位置,使得硫磺岛成为二战末期美日两军的必争之地。

从高空俯瞰,硫磺岛地形起伏、沟壑纵横、熔洞密布、状似火鸡。而只有南部鸡脖子和鸡胸部位,有一小片被梯状台地逼住的海滩,勉强可作登陆场。1945年发生在硫磺岛的惨烈战役,正是从这片不起眼的登陆场开始的。当年2月19日,美海军陆战队第4师和第5师在飞机和舰炮火力掩护下,以250多艘登陆艇和500多辆水陆坦克、装甲车组成5个登陆波,在硫磺岛东南部强行登陆。在登陆战斗中,美陆海协同极为高效。美军登陆部队每个营都配有火力控制组,能够及时召唤舰炮火力的支援,而空中的支援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准确测定日军炮火位置并引导舰炮将其消灭。相比太平洋战争中其他登陆战,硫磺岛战役中美国海军舰炮火力对登陆部队的火力支援之强,史无前例。

由于美军高层错误估计了日军的实力和抵抗决心——23000名固守硫磺岛的日军里,只有1083人生还。因此,原计划5天即可攻占的弹丸小岛,美军足足打了36天,并为此付出了6812人死亡,19189人负伤的惨重代价,其中陆战四师、五师战斗部队的伤亡率更是高达75%,硫磺岛战役也因此成为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场美军登陆部队伤亡人数大于日军守军伤亡人数的战役。

硫磺岛这种“绞肉机”般的血战让美国高层大为震惊。马歇尔上将据此估算,如果要攻占日本本土,美军至少还要付出50多万人的代价。这成为推动美国下决心动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重要原因。

如今的硫磺岛仍是重要军事基地。日本自卫队负责管理,并在岛上设置了跑道长达2650米的空军机场。近来,为更好地搜集情报,日本防卫省已计划在该岛上建设通信监听设施,硫磺岛上再次笼罩不祥的阴云。但愿这块浸满鲜血的土地能够永远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不要再次成为惨烈战争的见证。

(据《解放军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邱小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后,我被派到一个临时组成的代号为177的专门办公室工作了一个月,这是一个与原子弹爆炸试验密切相关的机构。

上传下达国家顶级机密

177办公室的任务是,在二机部部长刘杰领导下,与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称是“20号办公室”)进行密切联系,及时向中央有关首长的办公室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传递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情况,并向20号办公室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当时,这些信息都是国家顶级机密。177办公室共有5名成员,主任是二机部办公室厅主任张汉周,当时我在国防科委任参谋,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

请示爆炸时间用暗语

1964年10月15日上午,第一次核

试验党委常委会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会后,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和核试验现场副总指挥刘西尧,于12时签署了一份报告(电话报告稿)。

中午12时刚过,我接到20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的加密电话,内容是:“82、林、83、84、85:经党委常委会研究,根据血压情况,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请指示。”署名分别是“11”和“12”。其中,82是周总理的代号,林是林彪,83、84、85分别是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的代号,11是张爱萍的代号,12是刘西尧的代号;血压,是气象的暗语;正点减四,十五丈,是10月16日15时的暗语。

总理审阅文件时邓颖超主动离开

12时05分,我向刘杰部长、张汉周主任汇报了电话报告的内容。刘杰命我另纸抄正一份不含密语的电话报告记录,派我和他的秘书李鹰翔乘专

车前往周总理办公室,送呈报告。

我俩到达周总理军事秘书王亚志办公的房间不久,周总理和邓颖超就进入房间,总理亲切地同我俩握手,然后接过由我抄正的那份报告,聚精会神地审阅。此时,邓颖超同志主动退出房间。12时半,总理作了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杨成武同志当时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第一颗原子弹代号是“老邱”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77办公室10月底解散前,我抽时间依据原始值班日志,把确定“零时”的经过,177办公室保密制度等,列为几个专题,整理成册存档。我还记得档案里原子弹代号叫“老邱”,它是从叫“邱(球)小姐”引申而来,因为那个装原子弹的容器连接几十个雷管,有很多电缆线,看上去像小姐的头发。

(讲述人:宋炳寰 据《快乐老人报》)